

家乡的老宅

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

都裱了一个遍儿。乍一看就像现在贴瓷砖一样,只是为了增加附着力,每隔一段距离便用一块砖竖着伸进墙缝,且上下错落有致,外边再用石灰勾缝,真是美观、结实、耐用,使我家当时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到改观。更为值得骄傲的还有房屋内的四梁八柱,用料实在,桌椅板凳,货真价实,在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庄来讲是顶好的老宅了。

在我尚未离开家乡的十几年中,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家乡的老宅里。

老宅背靠大街，坐北朝南，东西为三间趟，南北有七八丈。其样式就是个传统的北方四合院，正房为北屋，东西两边各有两间厢房，南边是个棚子，中间是棵碗口粗的皂角树。因此，老宅就结构和居住而言，在那个年代显得十分的大方而舒适，尤其是夏天，满树挂着肥厚的皂角，茂密的树冠遮天蔽日，一家四口坐在树下的石桌旁，吃饭、说话、玩耍，快乐无比。

那时候,我们那一带的房屋基本上都是土木结构。当时,还没有钢筋水泥结构,也很少有砖石结构,庄里唯一的一大户人家里也只是砖房而已。当年因我父亲做过生意,曾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地方,在村中算是有脸面的人物,因此我家的老宅盖得相对别人家的阔绰、高大、宽敞。后来,我记得父亲为了让已长大成人的大哥能早日娶上媳妇,不惜奔走上百里的路程,从太行山脚下买来石灰,又订购了半窑湛蓝湛蓝的青砖,把家中房屋的外墙

都裱了一个遍儿。乍一看就像现在贴瓷砖一样,只是为了增加附着力,每隔一段距离便用一块砖竖着伸进墙缝,且上下错落有致,外边再用石灰勾缝,真是美观、结实、耐用,使我家当时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到改观。更为值得骄傲的还有房屋内的四梁八柱,用料实在,桌椅板凳,货真价实,在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庄来讲是顶好的老宅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已经长大的我变得不太安分了。十六七岁时,我试着走出老宅,由开始的体力活儿,再到后来的营

家乡,回到老宅,回到父母身边了。那时的家乡,人们都改善了居住条件,早已遍布红砖大院,到处都是钢筋水泥房屋,甚至有许多小楼别墅拔地而起,并且都是铝合金门窗,瓷砖铺地,村子早已焕然一新,然而我家老宅却依然如故。有一次我回家时竟然发现当年非常贫困的邻居家也盖起高大的砖房,相比之下,我家老宅更显得低矮而破旧,然而强烈的怀旧之心让我不为所动,坚守着老宅,坚守者那段情愫,坚守着……

有一年我回家,看到八十

的体力活、民工，再到后来的劳动者、卖画，由乡镇到城市，由本地到外地，由几天到数月。后来，我的心野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彻底走出老宅，义无反顾地开始在外面混世界，甚至一去好多年、十多年……然而几十年来，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，阅历的不断丰富，我对家乡的思想有增无减，老宅也像一杯陈酿，愈品愈香，越念越想，我人虽然生活在城市，心却常常留在老宅，甚至多少次梦中回到家乡，住在老宅，围绕在父母身边，说说笑笑……

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我有幸调回省城，从此可以经常回到

家乡，回到老宅，回到父母身边了。那时的家乡，人们都改善了居住条件，早已遍布红砖大院，到处都是钢筋水泥房屋，甚至有许多小楼别墅拔地而起，并且都是铝合金门窗，瓷砖铺地，村子早已焕然一新，然而我家老宅却依然如故。有一次我回家时竟然发现当年非常贫困的邻居家也盖起高大的砖房，相比之下，我家老宅更显得低矮而破旧，然而强烈的怀旧之心让我不为所动，坚守着老宅，坚守者那段情愫，坚守着……

有一年我回家，看到八十几岁高龄的老父亲，虽已身患绝症，还经常对老宅清扫修补，艰难地爬上爬下，然而日益下沉的房基，风雨盘剥的墙体，使老宅不仅失去往日的风采，而且还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可能。越来越凹的屋顶令积水难出，墙体开始出现裂缝，甚至呈扩大之势。对此父亲显得无能为力、无可奈何。父亲虽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，但是有过几次明显流露出对别人家新房的羡慕和向往。

我落泪了，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情感。很快我决心不再抱守对那老宅的怀旧和留恋，我决

转眼又十余年过去，我已完全习惯于城市的生活，适应了小区、高楼、单元房的居住方式，但我每年或多或少要回几次家，总要找机会到宅院里走走，在椅子上坐坐，往床上躺躺，看一看已经一搂粗的皂角树，回忆一下童年的往事，陪年迈的母亲说说话。母亲喜欢老家，不愿离开。只有到了冬天，实在耐不住冬日的严寒，才勉强随我来城里住。但只要天气稍微变暖，立马要求回老家。因为母亲在老家，我也时常隔三岔五的回去，顺便小住几日。在我心中，依然对老宅念念不忘，总有些怅然若失。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公安局)

梧桐树枝繁叶茂，也是鸟儿时常光临的地方，有的鸟儿都在树上安了家，小时候，只看到大鸟喂养小鸟，飞来飞去，嘴里叼着虫子，也不知道这鸟叫什么名字。小鸟长得很快，一个月左右便羽翼丰满，不过几日就展翅离家了，之后这些小鸟就各自生活去了。这梧桐树上也生虫子，都是大青虫，和黄豆地里的虫子差不多，一股脑地啃食树叶，我们叫它“芝麻虫”，我经常会拿着长长的竹竿去敲打这虫子，虫子从树上掉下来以后，我就捡起来喂鸡。这是鸡的美食。

春夏秋冬，寒暑往来，梧桐树也陪着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其实，好几次，有人看中了这棵树，来家里买树，奶奶和父亲商量着要不要卖，我就插嘴说：“别卖了，这棵树这么多年了，长得这么好，来到院子里有一片绿荫，有生机活力，砍了卖掉太可惜了。”他们看我不愿意卖，干脆就长着吧，其实大家对这棵树都有感情，虽然我不记得这棵树是什么时候栽种的，但是奶奶是知道的，从小小的树苗到参天大树，也是他们心血的付出。

业的那年，上午还是阳光明媚，下午三四点左右突然乌云密布，狂风骤起，一场大雨即将到来。狂风就像愤怒的野兽，呼啸着、怒吼着，所过之处一片狼藉。就在这次狂风暴雨中，那颗大梧桐树倒下了，树根被狂风狠狠掀起，拔出来一个大坑，树也倾斜到院子里，所幸没有砸到房上。没有办法了，父亲找来了本家会木工的叔叔，带着大小锯子由枝到干，一个个地处理，最后全部卖掉了，这棵树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当时，锯到主干的时候，我数了一下年轮，应该是20圈。20年春华秋实，梧桐树以这种方式离开，虽有不舍，但也无奈，它不仅见证了我们家庭20年的变化，也经历了自然的磨砺。



富贵平安

（见后）
者单位：涿鹿县公安局）



唯荷在方其目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公安局)

乡，回到老宅，回到父母身边了。那时的家乡，人们都改善了居住条件，早已遍布红砖大院，到处都是钢筋水泥房屋，甚至有好多小楼别墅拔地而起，并且都是铝合金门窗，瓷砖铺地，村子早已焕然一新，然而我家老宅却依然如故。有一次我回家时竟然发现当年非常贫困的邻居家也盖起高大的砖房，相比之下，我家老宅更显得低矮而破旧，然而强烈的怀旧之心让我不为所动，坚守着老宅，坚守者那段情愫，坚守着……

有一年我回家，看到八十几岁高龄的老父亲，虽已身患绝症，还经常对老宅清扫修补，艰难地爬上爬下，然而日益下沉的房基，风雨剥蚀的墙体，使老宅不仅失去往日的风采，而且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可能。越来越凹的屋顶令积水难出，墙开始出现裂缝，甚至呈扩大的之势。对此父亲显得无能为力、无可奈何。父亲虽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，但是有过几次明显流露出对别人家新房的羡慕和向往。

我落泪了，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情感。很快我决心不再抱怨对那老宅的怀旧和留恋，我决

定再盖栋大大的新房，而且在老宅上盖，要盖得高大、宽敞、结实、漂亮，让父亲绽开幸福的笑容。我很快把新宅草图设计出来，让我大哥在窑上拉来了砖，我又拉来了钢筋和水泥。二哥又通过熟人拉来一个施工队，终于在老宅基地上建起了一座高大、漂亮、耐用的新宅院。当时父亲已经病重，搬进新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。尽管弥留之际的父亲已无法露出笑容，我想父亲心中也应该是快慰的，应该能含笑九泉了。

转眼又十余年过去，我已完全习惯于城市的生活，适应了小区、高楼、单元房的居住方式，但我每年或多或少要回几次家，总要找机会到宅院里走走，在椅子上坐坐，往床上躺躺，看一看已经一搂粗的皂角树，回忆一下童年的往事，陪年迈的母亲说说话。母亲喜欢老家，不愿离开，只有到了冬天，实在耐不住冬日的严寒，才勉强随我来城里住，但只要天气稍微变暖，立马要求回老家。因为母亲在老家，我也时常隔三岔五的回去，顺便小住几日。在我心中，依然对老宅念念不忘，总有些怅然若失。

(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)

□ 王鑫

说起梧桐树，大多数人都不陌生，它是原产中国的树，在南北方均有栽种，尤其是在广阔的农村地区，无论是庭院当中，还是田间地头，抑或是道路的两旁，都有梧桐树的身影。

梧桐树自古以来都深受人们喜爱，它树干通直，枝叶浓密，树皮平滑翠绿，对环境的适应性比较强，并且生长迅速，是我国的传统名树。梧桐树作为大家喜爱的树木，它的种植历史已有3000多年。唐朝诗人白居易形容梧桐树“一株青玉立，千叶绿云委”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梧桐树绿干、碧叶、树荫婆娑的靓丽身姿。梧桐树也是一种寓意吉祥的树，自古就有“栽下梧桐树，引来金凤凰”的美谈。

在我小时候，家的院子西侧有一棵梧桐树，它粗壮高大，伞盖如华，每年春天放暖的时候，梧桐树的新叶子还没有怎么长出来，但是一簇簇梧桐花便竞相开放，遥遥望去，长筒状的紫红色的花，像一个个小喇叭。不仅如此，梧桐树花还发出甜蜜的香味儿，每每走进院里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，瞬间陶醉身心，心旷神怡。闻着如此的香甜之气，我和伙伴们捡起落在地上的梧桐花，拨动花蕊，从花的底部吸取那点点的蜜汁，那滋味真是久久难以忘怀。过一段时间，花开落尽，繁茂的梧桐树叶子便长满整个大树，绿油油的树叶彰显着无限生机和活力，粗壮的枝干和浓密的树叶向四周延伸，覆盖了半个多院子，在炎热的夏季，梧桐树为我们遮下了一片荫凉。每到傍晚，奶奶会拿起草席铺到树下，我就躺到草席上感受那丝丝清爽，草席旁边放一个小桌子，桌子上摆放着奶奶的针线筐，偶尔也会放点瓜果，奶奶做着针线活，我吃着瓜果，听奶奶讲个故事，困了就躺下睡觉，真是无忧的惬意啊。

梧桐树枝繁叶茂，也是鸟儿时常光临的地方，有的鸟儿都在树上安了家，小时候，只看到大鸟喂养小鸟，飞来飞去，嘴里叼着虫子，也不知道这鸟叫什么名字。小鸟长得很快，一个月左右便羽翼丰满，不过几日就展翅离家了，之后这些小鸟就各自生活去了。这梧桐树上也生虫子，都是大青虫，和黄豆地里的虫子差不多，一股脑地啃食树叶，我们叫它“芝麻虫”，我经常会拿着长长的竹竿去敲打这虫子，虫子从树上掉下来以后，我就捡起来喂鸡。这是鸡的美食。

春夏秋冬，寒暑往来，梧桐树也陪着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其实，好几次，有人看中了这棵树，来家里买树，奶奶和父亲商量着要不要卖，我就插嘴说：“别卖了，这棵树这么多年了，长得这么好，来到院子里有一片绿荫，有生机活力，砍了卖掉太可惜了。”他们看我不愿意卖，干脆就长着吧，其实大家对这棵树都有感情，虽然我不记得这棵树是什么时候栽种的，但是奶奶是知道的，从小小的树苗到参天大树，也是他们心血的付出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我初中毕业的那年，上午还是阳光明媚，下午三四点左右突然乌云密布，狂风骤起，一场大雨即将到来。狂风就像愤怒的野兽，呼啸着、怒吼着，所过之处一片狼藉。就在这次狂风暴雨中，那颗大梧桐树倒下了，树根被狂风狠狠掀起，拔出来一个大坑，树也倾斜到院子里，所幸没有砸到房上。没有办法了，父亲找来了本家会木工的叔叔，带着大小锯子由枝到干，一个个地处理，最后全部卖掉了，这棵树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当时，锯到主干的时候，我数了一下年轮，应该是20圈。20年春华秋实，梧桐树以这种方式离开，虽有不舍，但也无奈，它不仅见证了我们家庭20年的变化，也经历了自然的磨砺。

(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)

韩冬红

(作者单位：邯郸市公安局)

公 告